七修類稿/卷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六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七

► 卷四十八

玉華山樵

金華府東陽縣東山，永樂初，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，儀容俊偉，趣識超卓，惟披麻戴笠，不服常服，磐桓於山南村落，與之遊飲者，每得其詩畫，詩畫雖未過人，亦不塵俗。將死，囑主人曰：「斂吾屍，懸於林木足矣。」主人卒葬之。其邑裏姓名，終莫知之。予嘗見其歌，及稱王姓者曰：「宗兄」，是必王其姓，而建文朝忠臣也，太宗既禦，隱其名於深山。觀其時在永樂，終身披麻，號曰：「性天然大呆子」，可以知其心事矣，然難必其是否。觀其詩，可哀也，因述其事，錄歌於稿。歌云：

「七年艱難走閩越，日夜思親鬢成雪。回頭往事付空花，形影相隨衣百結。當時恨不見幾早，扁舟一棹江南歸。西風塵土障天起，秋水鱸魚空自肥。即今寄食荒村裏，佳士出迎常倒屣。當歌對酒忍暫歡，握手論心愧知己。老懷豈能忘故山，神遊往往於其間。為君寫此轉淒惻，片雲零落何時還。」時或又號玉華山樵。

九仙靈夢

先達朱士容海，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，其妻有妊，求夢於九里湖，夢一吏持文冊上堂，則曰：「此舊科舉案也。」開板視之，惟一「魁」字。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，後當中魁。已而果生男，遂名魁。兒殆弱冠，日記千言，皆以魁解目之矣。年二十，忽病將危，自曰：「魁字二十鬼，吾其休矣。」不數日，果死。予義侄夔求終身事，得二句詩：「有

田不耕倉廩虛，有書不讀子孫愚。」予謂此貧賤耳。今果然。湖仙靈異最多，此特知之真者。

馮提學扇詩

弘治間，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，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，相遇錢搪，屠談往與東郎中訐奏事曰：「東已死於軍，妻子流落，予官尚未艾乎？」繼而出棋局、扇麵索題，馮援筆曰：「白雲堆裏四公亭，亭下隻遺空石枰；相逢莫自誇高手，一遍輸來一遍贏。」屠遂默然。此亦善誚歟？

楊墳

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，在湖州德清縣，界於錢塘。予嘗親至其地，碑盡零落，墓必發掘，一庵一觀，乃香火院也。其道路橋崖門壁柱礎，皆巨石所成，觀其規模亦大矣，欲其為百世計耳。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翥，乃其子孫，而成化間有偽為尚書之裔來認者，為士民沈昌題詩於館，結有「殷勤寄與賢公子，曾見崇韜拜子儀」之句，遂去不復再至。近於里人楊氏家，見有高宗與王之劄十有九，孝宗者十有二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，辭多軍旅之事，間有問疾賜藥者，其石刻誠有飛躍之狀，難得之筆也。墨跡恐其贋本。又有碑文譜像，自雲王之子孫，聞亦偽尚書之類歟？

墨

後漢李龍《墨硯銘》云：「書契既造，硯墨乃陳。」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。予恐特有其名，或煤炭之類耳。不然，何不見之於書史？至漢尚書令仆丞郎月給隃麋墨二枚，似方有墨也。至於五代，則專工而精致矣。蓋後梁、南唐、前後二蜀，其主俱好文事，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，故梁有張遇、唐有李廷珪父子，蜀有李仲宣，皆著名當時，傳流後世。形製多圓，而麵則或龍或盤絲者，迨宋之潘谷、陳惟達所造，亦不減諸人也。世止知有李廷珪者，由秦少遊有廷珪之墨，潘谷拜之而顯耳。今徽州出墨，亦由廷珪家歙，既已顯著，地遂同業焉。

天竺觀音

杭天竺觀音像，晉天福四年，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，視之，得奇木，詢人不識也，因

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。今俗雲沉香，非也。《墨談》以像為兀术取置燕之玉河鄉，建寺名觀音以奉。誌雲匿井，恐《墨談》所考多真，如金陵誌公泗州僧伽真身，亦為取置北京慶壽寺為聖容殿，可知矣。其廣大靈感之號，皆宋世所知，因其靈異，累朝所賜，士民樂施龍章、鳳輦、珠貝、金玉，設朱紅一小殿廚以貯。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，珊瑚樹大小二株，玻璃瓶、盞各一，瑤冠一頂。聞舊尚有玉觀音、玉鍾諸異寶，乃成化間為奸人王臣取去。今並所見者亦無矣，然其香火之盛，至今不替。

墳陵有數

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，其南五泉之野，古有曰天子墓，今俗呼其地為天子岡。夫荊、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，代有竊據者，然而未嘗埋玉。我朝曾封郢王，及府而薨，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上，豈非其數耶？杭南山邵皇親墳之原基，法因寺也。寺後山壁有相公篆易家人卦於上，遒勁可觀。寺前能衝，地名太子灣也。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，曆世殆五百餘年，豈知毀於嘉靖庚子。然而家人利女貞王爻聘納后妃之吉占，又地以太子名，遂成戚裏之塚，又非其數也耶？

楊塡

天順間，有楊塡者，精明漆理，各色俱可合，而於倭漆尤妙，其漂霞山水人物，神氣飛動，真描寫之不如，愈久愈鮮也，世號楊倭漆。所製器皿亦珍貴，近時絕少，人惟知其絕藝，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。天順七年，錦衣指揮門達，朝廷委以緝事，理北鎮撫司事，權傾中外。意惟李閣老賢、袁指揮彬，嘗得進言上前，「去之惟吾而已」。於是捃摭袁之數事奏之，遂拿袁彬下獄，考訊苦楚，莫能自白。時塡憤然曰：「朝廷設科道，欲其理冤輔政，於此不言，可乎？」獨上疏論救，達並擒楊下獄，且逼其供為李閣老所嗾，楊懼考死於獄，乃誑達曰：「此實李教我。但於此招實無證見，不若會請多官廷鞫，待我言之，庶使李無辭矣。」明日，達如其言奏，上會眾邀李出閣，於午門前聽對，楊既環視左右，大言曰：「死則我死，我何敢妄指人！我市井小人，如何得見李閣老，實是門達教我也。」達失色無言。無是李尤見重於上，袁得從輕，楊亦免下獄矣。嗚呼！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，說何人哉！塡何人哉！視當時科道何如哉！是可以一藝者目哉！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，亦由聰明人品之所致，豈近時工作者同哉！

明天淵

元明濬，字天淵，胡人也，世祖朝明安之後，髯長數尺，仕元為學士。元亡，削髮為僧，改名來復見心，而髯如故。太祖既有天下，召至，聖而問之曰：「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，吾亦任汝。然去發留須，亦有說乎？」對曰：「削髮無煩惱，留須表丈夫。」上笑而遣之。後承詔賜食，謝詩云：「淇園花雨曉吹香，手挽袈裟近御床；闕下彩雲明雉尾，座中紅芾動龍光。金盤蘇合來殊域，玉碗醍醐出上方；稠疊濫承天上賜，自慚無德誦陶唐。」上見詩，大怒曰：「汝詩用『殊』 字，是謂我為歹朱耶？又言『無德誦陶唐』，是謂朕無德，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？何物奸僧，輒敢大膽如此！」見盡遂玉箸雙垂，圓寂於丹墀之下。今有《浦庵集》行世，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也。惜《元史》不收。

王天碧

仁和王天碧澄，號雪村，幼攻詩書，有趙法，裹甲報吏名於有司，藩司因辭而怒焉，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，既遠而冷也，不得已就之。一日，因題馬一絕云：「一日行千里，曾施汗血勞。不知天廄外，誰是九方皋？」書府門罘罳間。府主見而問焉，眾曰：「小吏王某筆也。」召而詢曰：「汝曾為弟子員耶？」對以農民。太守駭而試以「南山晴雪」之題，雪村信筆呈云：「雪霧南山正坐衙，瑩然相對兩無瑕；瑞光曉布三千里，和氣春生百萬家。未可擁爐傾竹葉，且須嘀筆詠梅花；豐車有象皆侯德，五褲歌謠遍海涯。」太守大喜，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之，命人代其吏事。

一日，太守至於館，見課簿有對曰：「三個半鍾鍾半酒，一邊雙陸陸雙星。」又曰：「嫩竹似村姑，遇節略施輕粉；殘梅如老妓，下梢猶帶餘香。」因擊節歎曰：「有才如此，不獲時位，豈非命乎？」自是日得親幸，名聞士夫。逮役滿歸杭，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，太守尤敬之。自以出入公門不雅，堅辭以疾。日與文士往來於湖山，惜不及下壽而終。有《羹藜集》傳世，子一槐，今為員外郎。

鄒頤庵

宗伯鄒頤庵幹，餘杭人，在任時父為春坊庶子。英宗皇帝一夕有夢，召日官占之，夢曰：「此大臣生貴子之兆也。」上問廷臣，唯幹父奏曰：「臣婦夜生一子，乃頤庵也。」上喜，特旨每月給米一石。及長，登進士第，累拜至前職。年七十，力求致仕。又五年，始得歸，仍敕所在月給俸二石，輿夫四人，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，日為樂焉。自懸弧以至易簀，始終祿養，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，彼何人哉！

宋後道服

宋高宗之母韋后，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，乃其裔也。有譜像於家，方面豐頤，鳳目龍顙，衣冠乃道人者也，上有國忌二行。韋聞之祖先云：後北歸至臨平，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，人曰：岳飛死獄矣。遂怒帝，欲出家，故終身於宮道服也。又云：今皋亭山神道路乃後之墓處。予考史，則云：攢之永佑陵之西。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。度宗後全氏，廣額鳳眼，雙眉入鬢，然所衣亦道服，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。蘇亦全之裔也，國亡變姓。據蘇以祖父云：此像乃後入北時手寫以遺族者。予考史，後入燕，為尼於正智寺而終，則道服正宜第行時，何即畫此？此必後傳之者也。

琢齋先生言行略

琢齋先生姓李氏，諱壁，字白夫，廣西武緣人也。弘治辛酉舉鄉薦，壬戌以乙榜署教浙之蘭溪。正德丙寅，起復補署仁和之教，曆癸酉九載考績，天曹以其才能，授四川劍州知州。嘉靖甲午，升南京戶部員外，弗及任而卒焉。嗚呼！先生之在仁和最久，瑛得其教之深，而知其學行也。今讀當世大賢之文，稱先生者又不少，惜伏草莽，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。獲先生之狀銘，風聞子孫微矣，謹以所知者述之於稿，證諸名公之言，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。嗚呼！昔歐陽公之作《五代史》，閔負才立義之士，沉淪下位，恐致泯沒，遂為《一行傳》以傳之。近代名臣言行錄，布衣之士，紀為一例。先生位已郎官，學有成書，政有成績，世有名言，不傳於史可乎？因為言行略：

先生貌古心易，學博行謹，嘗以己心為嚴師。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，謂古禮不知，如不學也，窮心於三禮之經；謂古樂不知，如無耳也，特詣太常以求禮器；謂天文不知，如不識字也，特拜靈台郎以學之。以學宮石經載之志而古所遺也，則諍留當道，甘心受責；以冠射之禮久廢，士難成德，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；以禮鍾鑄非其制，則改作以復古音；以門生貧不可學，學舍敝不可講，則皆出己財以資之葺之。至於辟學正路，構亭積書，刊科貢之榜，立題名之石，釋奠有議，講鼓有銘，雖皆公餘細事，罔非克慎厥職，無愧於師之道。

先生好學能文，而操行謙謹，士林皆愛重之。

端重不苟詭隨，編交當世之士，欲求超然遠覽，惟古是程者，舍白夫吾誰與歸？

先生敏而好古，嘗病鄉射儀節未備，又以詩有燕享通用之樂而無聲譜，爰自考定，皆有成書可誦，此非俗學之士所可為者。

孝哉先生，敬其親，及其所樹，況其親乎？夫然後可謂之子，夫然後可謂之人。

白夫孝親悌兄，極其純篤，自筮仕以來，直躬率士，有古胡瑗之風。鄉人自蜀者言，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，路遺馬策，人不敢拾，然此亦白夫之細耳。白夫誌溯伊洛，道存明誠。

先生之為人，身小而量洪，年少而學富，貌質而心腴，禮恭而氣直，言溫而行方，善下君子，善處小人，故君子愛而敬之，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。

先生冠服之樸，容止之莊，言議之確，坐久而神益定，類古有道之士。

先生天分甚高，篤厚而好古，遇事確有定見，講下士薰濡德化，靡不心醉而悅服。

鳥詞兆元

吾杭吏部郎李子陽旻，號東崖，少有文名，未第。成化庚子秋試，八月二日，李與同輩人學晨參，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，盤旋不去，諸生喧縱聚觀，竟棲止於梁間，凡二日乃去。眾以此殆文明之兆歟，東崖為詩慶之。「文采翩翩世所稀，講堂飛上正相宜；定應覽德來千仞，不但希恩借一枝。羨爾能如鴻鵠誌，催人同上鳳凰池；解元魁選皆常事，更向天衢作羽儀。」是歲，東崖果以易經發解，明年下第春官。癸卯冬，杭西城人瑣懋堅，以《謁金門》詞餞云：「人艤著畫船，馬披上錦韉，催赴瓊林宴。塞鴻聲裏暮秋天，綠酒金杯勸。留意方深，離情漸遠，到京師應中選。」今秋是解元，來春是狀元，拜舞在金鑾殿。」已而甲辰廷對，果魁天下。一鳥一詞，豈非先兆歟？

宋朝試錄

宋朝科舉之日，試士之題，取士之數，各朝不同，載於《文獻通考》可知矣。至殿試復有黜者，而禮部所取第一人，殿試唱過三名不及，則越眾抗聲，自陳必得升等，若奚春卿、歐陽公是也。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左，餘可概想也。北宋料不大遠。

進士凡五甲，每甲名數不同，大略第一甲少也。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，文山之科六百一人。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，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則試詩賦論策為三場；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，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；四月初三日禦試策一道。文公之科，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，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；同出身十八日赴宴，二十六日各賜錢一千七百貫，二十九日朝謝，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，敘同年；謁廟反，至初五日也。文山之科，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，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，七日謝闕，十三謁廟，二十九日賜宴與詩，七月一日再賜小錄錢如前，四月拜黃甲，敘同年，又在禮部也。籍貫之下，多添裏分、外氏、小名、小字，並科舉幾次則同也。

錄存紹興戊辰、寶祐丙辰二科者，豈非以其有朱晦庵、文文山之故歟？

食用製法

磁石引針，蟹黃解漆，物相生製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予嘗讀之傳記，聞之長老，或自己經驗者，錄之於左，以俟欲為其事者之便也。

雞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，經月不壞。生者一斗，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，可以度年。鵂鶹之膏塗刀永不鏽。杉木炭畫路，則螞蟻不敢過矣。鹽酒蟹每一器十隻，用皂芙半挺置中，則經歲不壞。好鹽中用皂莢於中，雖　　籠盛之，無鹵矣。衣帛為漆所汙，以麻油先漬洗透，令漆去盡，卻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，頃刻可盡。蓋膠性與油相著，即如米泔、桐油亦然。油汙衣服，用滑石末糝於上，隔紙用火熨鬥。血則用蘿蔔嚼細，旋擦即去。絹紙畫上墨跡，用燈草漬水洗可去。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，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。犀角、羚羊角先鎊為片，復以紙裹置入懷中，久之出碾，即為末也。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，又取指甲三二片置缽中擂之，不粘而易成末矣。碾兔絲子，撚紙條數枚置其間，則馴帖成粉。香附子先去皮毛，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內，候浸透漉出暴日中，微燥，入搗臼，應手糜碎。艾葉軟柔不可著力，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，則即時為末。衣服梅徽烏花處，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。銅器舊黑，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，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。好香油浸生鯽魚，雖盛暑中經月不變；又蒸過幹冬菜同肉炒亦然。不出氣煮酒腳塗靈壁石，其黑如漆，洗之不脫。缸裂縫，先用箍定，置於烈日中，仍用炭燒縫處極熱，卻用好瀝清末糝於縫處，令其融液入縫，待滿，更用火烘塗開，永不漏矣。近用鹽生補亦妙。橙橘藏綠豆中，不損。收臘月冰雪水，浸諸般青瓜果，可久。酸酒，每壇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，則酸氣盡去。墨汙衣，用杏仁、半夏，生白果，隨一味搗爛，揉少時水洗則去。垢膩者用著蓬灰或蘿蔔豆秸灰汁洗即去。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。雞下卵時，食

內夾麻子喂之，即常下卵不抱矣。肥皂淹鐵索，過時可斷。荸薺淹銅，過夜即爛。用染坊淋退灰曬幹，埋藏黃瓜茄子，冬月可用。用好錫打罐子，裝揀好完橄欖入罐，重紙封蓋縫，可至夏也。木槿葉揉汁浸絲絡則不亂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農，經夏不脆。以艾葉投燕巢，不復來。貓不可過揚子金山，過不捕鼠矣。蛙鳴聒耳，以芝麻秸磨碎，順風撒去則禁。駝糞煙可殺蚊蟲壁風。槐樹生蟲，擂鼓於下則盡落。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，築之必碎。蘆席蓋碑，經露必有痕。珠子不宜近鐵器、柏木、屍氣，故婦人帶以吊喪多爆碎。牛骨置池中，水不涸也。曬幹荸薺為末炒豬腸，不宜蓋鍋，熱時少烹白酒，脆美有味。

三元先兆

弘治庚戌科，南直隸錢福狀元，靳貴探花，榜眼則廣東劉存業也。殿試未揭曉時，靳以明瓊六枚，禱於神前，明早欲擲以決先後。翼日，適錢與謙至，亦欲與擲明瓊；靳不得已，告以昨故。錢喜曰：「當與子賭也。」下擲，則錢乃六紅，靳乃六綠，二人皆喜。後錢果中狀元，靳為探花。而劉則舊嘗有夢：「無福中狀元，有福中榜眼。」是歲應之。

真如貓

杭州城東真如寺，弘治間有僧曰景福，畜一貓，日久馴熟，每出誦經，則以鎖匙付之於貓。回時擊門，呼其貓，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。或他人擊門，無聲；或聲非其僧，永不應之。此亦可為異也。

三福建

韓世忠揚子江戰，兀术已破膽矣。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，遂得脫去，至今人恨之矣。德祐降表無人肯任，閩人劉褒然為之。繼此行省稱賀表，文實難於措筆也，亦閩人陸威文曰：「禹貢之別九州，冀為中國。春秋之大一統，宋亦稱臣。」辭若可聽，意或有乖乎？不憐宋而甘心於元虜，事誠可惡，特亦偶然皆閩人也。

萬安劉氏

昔蘇子作《三槐堂記》，以忠貞積德，而子孫世享其爵，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。予於萬安劉氏亦然也。劉自永樂來，有諱廣衡者，為刑部尚書於成化初；子喬，弘治間為

湖廣布政；孫玉，嘉靖間為刑部侍郎；玄孫唐岩公，今任浙之布政，未艾也。皆以進士至二品一榜，蔭職腰黃者不計焉。然而起自有司者，則民為之建生祠，刻木石，功德為之足紀也。出台院者，則力為之劾權奸，捍逆藩，死生為之不計也。至於文章德義，種種莫述。自一事而言，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。侍郎公兩督學政，成就人材，至今稱焉。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。嗚呼！常情論之，祿及四代，世已少矣，俱為大臣，俱登俎豆，尤其少者也。至於蒞政之所，子孫過其地，而感德之民之孫子，尚爾迎迓，非德澤入人之深，何能若是哉？嗚呼！天道至幽而難感，劉氏之志行有孚焉，則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；人心至險而難孚，劉氏之德澤有加焉，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；天人交感之道何如哉！噫！予嘗聞其事矣，得目其籍矣，因亦有感焉，筆之以為世勸。